

又见名家，又见佳作

今天的孩子 明天的巨人

红第一生的七次冒险 沈石溪

她就是马菊花 王巨成

双枪的第十二张汇款单 邱易东

秋千上的妈妈 章红

果子、盒子与小妮的幸福情缘 杨保中

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 庞鸿

2009 特辑[春]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09特辑(春)

巨人

如果你是一粒种子,这里会给你雨露和阳光。



目 录



中篇小说原创基地

红弟一生的七次冒险

沈石溪

4

中篇小说原创基地

她就是马菊花

王巨成



47



最新短篇小说

双枪的第十二张汇款单

邱易东

90

最新短篇小说

秋千上的妈妈

章 红



97

最新短篇小说

果子、盒子与小妮的幸福情缘

杨保中



107

2009特辑(春) 总第 82 期

社长兼总编: 李远涛

特邀编委: 高洪波 束沛德 樊发稼

金 波 张之路 李东华

名誉主编: 沈 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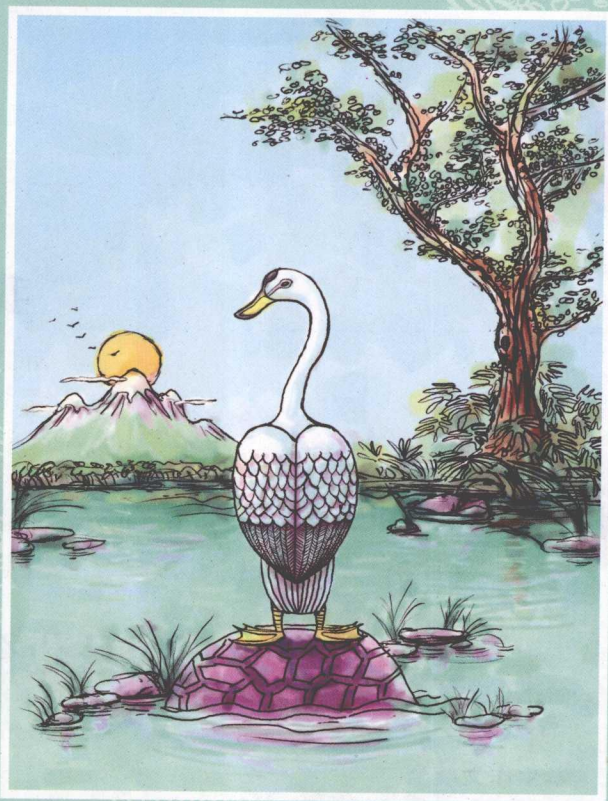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: 周 晴

副 主 编: 马昇嘉

中篇小说原创基地

红弟一生的七次冒险

沈石溪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巨人 2009 特辑(春)/沈石溪等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5324-7966-5

I.巨... II.沈... III.①儿童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9931 号

90后原创 T 台

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

118

庞 鸿



90后原创 T 台

母校

任露怡

133

90后原创 T 台

我和小猫咖啡

朱云昊

139



学生作文展台

孤单芭蕾

戴许琴

141

学生作文展台

平淡是藏在心底的幸福

唐晓颖

142

学生作文展台

龟兔赛跑新编

疏雨霏

144

执行主编:谢倩霓

责任编辑:刘 丽 盛永明

美术编辑:陆 及

编辑:巨人编辑部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昆山市玉山胜境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2009年6月/印刷:江苏省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24-7966-5 / I·2911 / 定价:12.00 元

第一次冒险

在最后一秒钟啄破坚硬的蛋壳,并从乌鸦嘴里侥幸脱险

红弟是只雄性大天鹅,能来到这个世界,纯属侥幸,只差那么一点点它就“胎死腹中”了,说“胎死腹中”显然是说错了,它是只天鹅,天鹅不是胎生动物,所以不会胎死腹中,天鹅是卵生动物,准确地说是“胎死卵中”,也就是差一点点死在蛋壳里头。

红弟的妈妈名叫梔子花,长得像梔子花一样洁白美丽,是只四岁龄的雌天鹅,大天鹅四岁龄便性成熟,梔子花第一次繁育后代,很卖力地一口气产下了五枚卵。红弟的爸爸名叫黑土脚,一双脚掌就像泥土一样黑黢黢的,是只五岁龄的雄天鹅,也是第一次要做爸爸,也很卖力地搬来许多芦苇秆和短树枝,在桑戛卡湿地一个干燥的沙洲中央搭起一个盆形窝巢,并啄来大团大团被太阳晒成金黄的草丝,为妻子筑起一个既宽敞结实又柔软舒适的产房。

桑戛卡湿地位于滇北高原梅里雪山南麓,面积约两百多平方公里,布满沼泽、芦苇荡、荷花塘和草甸子,平均水深不足半米,大天鹅长长的脖子可伸到水底的淤泥啄食贝类和各种软体动物。这里最适宜大天鹅生活,可以说是大天鹅生存繁育的黄金宝地,每年春天都有上千只大天鹅飞到桑戛卡湿地来筑巢、抱窝、养育后代。

沐浴着五月灿烂的阳光,梔子花开始抱窝,黑土脚则承担起一只雄天鹅应尽的责任,忠诚地守卫在窝巢旁,保卫妻子和一窝宝贝蛋的安全。

孵卵进行得很顺利,第三十五天,一个暖风和煦的上午,第一只雏鹅蹭破蛋壳来到这个世界,过了两个时辰,第二只、第三只和第四只雏鹅也相继蹭破蛋壳来到这个世界。小家伙刚出世时,身上裹了一层蛋壳里带来的黏液,绒毛湿漉漉的,眼睛半睁半闭,在草丝间蠕动翻滚。窝巢里柔软的草丝轻轻擦拭它们身上的黏液,太阳也伸出温暖的舌头舔干它们潮湿的绒毛。大约半个时辰,雏鹅身上的绒毛蓬松开来,清亮的眼睛也活泼地睁开,能蹒跚地走动了,便叽叽呀呀发出柔和的叫声,催促爸爸妈妈快点带它们到水里找东西吃。

吭吭,小宝贝,别着急,吭吭,小宝贝,请再耐心等待一等,你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没出壳,等它出壳了,妈妈马上带你们到芦苇荡去吃鲜美可口的虫卵、鱼苗还有蝌蚪!



栀子花扭动长长的脖子,用镶着一圈黑边的杏黄的嘴壳,温柔地触摸围在自己身边的四只雏鹅,身体却继续趴在窝里保持着孵卵的姿势。

栀子花的身体底下,还静静躺着一枚天鹅蛋。

所有家庭成员,天鹅爸爸黑土脚、天鹅妈妈栀子花和四只已经出壳的雏鹅,都相信再过一会儿,最后一枚卵也会变成一只活泼可爱的雏鹅,大家都耐心等待着。

可是,太阳当顶,到了中午,那枚天鹅蛋仍没动静;日头偏西,阳光由炽热的白色变成橘黄,太阳成了一只硕大无朋的金橘,栀子花身体底下的那枚天鹅蛋仍然是枚蛋!

叽叽,我饿死了,我要吃东西!

呀呀,我热死了,我要去游水!

啊啊,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呀?

哼哼,讨厌鬼,怎么赖在蛋壳里不肯出来了?

四只已经出壳的雏鹅等得不耐烦了,吵吵嚷嚷提出抗议。

吭吭,快了,快了,我已经听到小宝宝在蛋壳里蹭,再耐心等等吧,太阳下山之前,你们的小弟弟一定能从蛋壳里钻出来的。栀子花不断地用叫声安慰四只雏鹅。

按理说,这个天鹅家庭可以兵分两路,雌天鹅栀子花留在窝里继续孵卵,雄天鹅黑土脚带着四只已经孵化成功的雏鹅到芦苇荡去游水觅食。但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在大天鹅社会却根本行不通,在雏鹅出壳的关键时刻,雄天鹅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妻子身边,无论发生什么情况,雄天鹅都不会离开,一直要等到雌天鹅孵卵结束,雄天鹅才会在前面开道,雌天鹅在后面压阵,将刚孵化的雏鹅拱卫在队伍中间,全家老少排成一路纵队,到水里去觅食。这是大天鹅在千万年生命演化过程中已经定型的行为准则,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

只有耐心等待,只有暗暗祈祷最后那枚天鹅蛋赶快变成活泼可爱的雏鹅。

遗憾的是,太阳落山了,月亮从水里升起来了,那枚天鹅蛋仍然没动静。

月亮落到水里去了,启明星从树丛里升起来了,启明星落到树丛里去了,太阳从山峰背后升起来了,那枚天鹅蛋仍然是枚蛋,没有变成活泼可爱的雏鹅。

四只已孵化出来的雏鹅等了一夜,早就饿坏了,叽叽呀呀吵闹着,要爸爸妈妈赶快带它们到水里去觅食。其中有一只名叫东哥的雏鹅,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出壳的,等待的时间最长,饥饿的感觉也最强烈,大概实在是饿极了,就去啃食窝

边的草叶，沙洲上稀稀疏疏长着几丛狗尾巴草，叶子老韧干涩，刚刚出壳的雏鹅嘴壳稚嫩，根本咬不动，它勉强将一长条叶子咽进肚去，咽得两只小眼珠都翻白了，才咽进去不到半分钟，又呕吐出来，吐得小眼珠子都发绿了，两只可怜的小翅膀瑟瑟颤抖，蹲在地上快站不起来了……

唉，刚刚出壳的雏鹅，稚嫩的小嘴儿，只适合吞食虾子、鱼卵、蝌蚪和水里嫩生生的草芽尖尖，哪里咽得下这老筋筋的狗尾巴草啊！

雄天鹅黑土脚也等得不耐烦了，急躁地在窝巢边踱来踱去，吭吭鸣叫，催促栀子花终止孵卵：

——哦，亲爱的，这最后一枚蛋，也许是出了毛病，永远也孵不出来了，放弃吧，我们不能把时间白白浪费在一枚没有希望的蛋上，让四个已经出壳的小宝贝受到伤害！

雌性大天鹅通常产 4~8 枚卵，并不能保证每一枚卵都孵化成功，事实上，一窝卵有 80% 的出壳率已经不错了。

栀子花犹犹豫豫地站起来，想离开，却又有点舍不得。它也知道，为了最后一枚凶吉难料的蛋，让四只已经出壳的雏鹅忍饥挨饿，并非明智之举；可现在离巢而去，心里却又堵得慌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在它身体底下压着的这枚卵，也是它的心头肉，凝聚了它做母亲的美好憧憬。更重要的是，经过三十五个昼夜的孵化，这枚卵已经成熟，它火热的胸脯贴在蛋壳上，已感觉到小家伙正在里面沙沙蹭动，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它已经能清晰地听到小家伙嘴壳啄咬蛋壳的嚓嚓声。它不知道，小家伙为何迟迟未能啄破或蹭破蛋壳来到这个世界，但它知道，小家伙活着并正努力从蛋壳里钻出来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一定能变成一只活泼可爱的雏鹅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它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了。它心里很清楚，此时此刻，放弃就意味着死亡，就意味着前功尽弃，它一旦终止孵卵，小家伙很快就会胎死卵中。

需要解释一下，在这颗蔚蓝色的地球上，凡卵生动物，小生命发育成熟，必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蛋壳里钻出来，才能存活下来；假如是依靠外力去弄破蛋壳，小生命出壳后无一例外很快就会夭折。对卵生动物来说，依靠自己的力量啄破或蹭破蛋壳，是生命诞生过程中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，是生命必不可少的洗礼。所以，再愚蠢的妈妈，也绝不会去替正在蛋壳里挣扎的小家伙弄碎蛋壳帮助它们出生。

挣扎求生，是卵生动物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第一课。

雌天鹅栀子花站起来朝巢外走了两步，心里又觉得割舍不掉，忍不住又回头



望了一眼,那枚蛋被它的身体摩挲了一个多月,光滑得就像一块羊脂玉,一抹霞光落在蛋壳上,薄薄的蛋壳呈半透明状,里头有生命在蠕动,似乎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。它又不忍心离去了,后跨一步,蹲了下来,将火热的胸脯贴在最后那枚蛋上,继续抱窝。

——哦,宝贝,妈妈已经没有时间了,妈妈再给你最后五分钟,你再不出壳,妈妈真的要走啦!

这个迟迟未能破壳而出的小家伙,就是本篇主人公红弟。它绝非赖在蛋壳里不想出来,它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,在蛋壳里发育成熟变成一只雏鹅后,就渴望能从黑暗潮湿的蛋壳里来到阳光明媚的世界。起码有两天时间,它尝试做出了各种努力,用脚掌踢,用嘴啄啄,用身体蹭,竭力想弄破蛋壳。可恼的是,这蛋壳太坚硬了,它各种努力均告失败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,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,最后那枚天鹅蛋仍静静躺在窝巢的草丝间,没有出壳的迹象。

栀子花看看嗷嗷待哺的四只雏鹅,又望望腹下那枚迟迟没动静的天鹅蛋,无奈地站了起来,叹息似的叫了一声,终于决心放弃了。它虽是只大天鹅,但简单的数字概念还是有的,一只等待孵化的蛋和四只已经出壳的雏鹅孰轻孰重,它还是分得清的。它跨出了窝巢。

雄天鹅黑土脚在前面开道,四只雏鹅夹在中间,雌天鹅栀子花在后面压阵,一家子天鹅排成一路纵队,缓慢地向远处一块食物丰盛的湖面开进。

还在蛋壳里的雏鹅,对外界温度的变化极其敏感,栀子花一跨出窝巢,红弟立刻感觉到了寒冷,伴随寒冷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恐惧。在这个世界上,红弟最熟悉的就是妈妈的体温,漫长的三十五个昼夜,它就是贴在妈妈火热的胸脯上,依赖妈妈的体温,由一枚受精卵缓慢变成一只雏鹅的,现在,它还蜷缩在蛋壳里,只有妈妈的体温能给它冲破蛋壳的力量和希望。它本能地感觉到自己正面临死亡的危险,妈妈离开了,妈妈的体温消失了,蛋壳越来越冷,它的身体也在一点一点冷却,用不了多长时间,坚硬的蛋壳就会变成冰凉的棺材。无论如何,它也不能让自己憋死在蛋壳里。出于求生的本能,它抬起头来用嘴啄抵住顶端的蛋壳,用脚掌踩住底端的蛋壳,身体拼命伸展开去。这是非常冒险的动作,它的脖子快要拧断了,脚杆也快要折断了,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,疼得几乎要晕死过去。但它咬紧牙关,竭尽全力伸展身体。此时此刻,它只有一种选择,就是立即蹭破蛋壳,从渐渐冷却的蛋壳里钻出来,这是它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

嘭，蛋壳爆裂，碎成两半，一缕阳光照在红弟脸上，刺得它睁不开眼。

在最后一秒钟，小家伙终于蹭破蛋壳，来到阳光明媚的世界。

钻出蛋壳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寻找妈妈，但窝巢里空荡荡，连一个同类的影子也看不见。红弟努力伸长脖子四处张望，哦，它看见妈妈了，妈妈正保护着四个哥哥姐姐摇摇摆摆往湖泊走去，离开窝巢已有四五十米。

——妈妈，我已经从蛋壳里钻出来了，妈妈，等等我！

红弟扯起嗓子拼命喊叫。遗憾的是，它刚从蛋壳孵化出来，声音微弱，又刚好是处在下风口，它的叫声根本传不到梔子花的耳朵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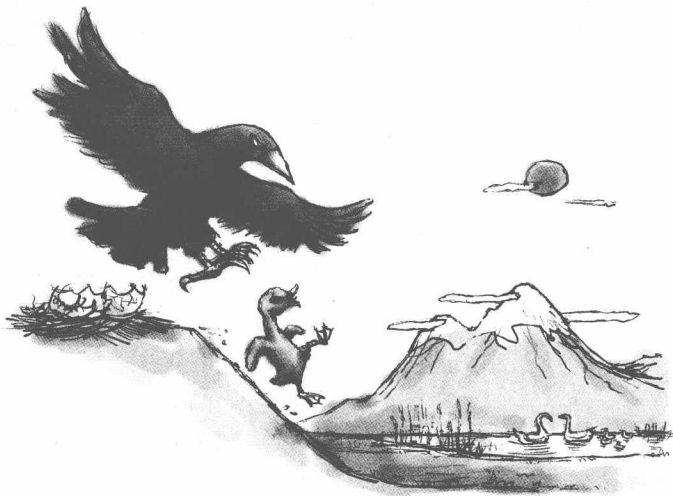
一家子天鹅渐行渐远，再走几十米，就要钻进茂密的小树林去了。

红弟爬出窝巢去追赶妈妈，刚爬出窝巢，就是一道陡坎，约有半米深，底下是坚硬的石头，它想跳又不敢跳，跳吧，它连站都还站不稳，摔下去不是伤筋动骨，也起码会鼻青脸肿，不跳吧，妈妈越走越远，它独自留在这里，四周静悄悄的，静得让它心惊胆战。

它在陡坎上踟蹰徘徊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，寂静的天空中传来翅膀振动的声响，红弟扭头去看，一只大鸟正在它头顶盘旋。这只大鸟全身漆黑，只有两只脚杆是土黄色的，眼睛里射出两道凶光，模样十分可怕。红弟虽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鸟，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，想往草丛里躲藏。

这是一只梅里雪山常见的大嘴乌鸦，每到大天鹅产卵抱窝阶段，便会幽灵似的在大天鹅栖息地出没，寻找被遗弃的天鹅蛋或夭折的雏鹅。当然，如果有落单的雏鹅，大嘴乌





鸦更不会放弃品尝鲜活的雏鹅肉。

这只饥肠辘辘的大嘴乌鸦看见刚出壳的细皮嫩肉的红弟，四周又没有成年大天鹅看护，这当然是最最理想的美餐喽，兴奋得两眼放光，刷地俯冲下来。

红弟刚逃出两步，便感觉到一道黑影已自上而下朝自己扑了过来，紧接着，又感觉到一只尖利的爪子正企图揪自己的脖子，它赶紧缩起细长的脖子，并本能地向前逃窜。它本来站在陡坎边缘，一步跨出去，便踩了个空，从半米高的陡坎摔了下去。它一惊，呀地发出一声惨叫。

红弟真应该感谢这道陡坎，要是没这道陡坎，要不是突然从陡坎上摔下去，大嘴乌鸦强有力的爪子已揪住它细弱的脖子，铁钩似的乌鸦嘴刹那间就会啄穿它薄脆的脑壳，它就变成大嘴乌鸦一顿丰盛的午餐了。

红弟的这声惨叫，传到了梔子花耳朵里，或许母子间确实存在神秘的心灵感应，梔子花凭着一种母性的直觉，立刻就认定是自己的孩子出事了，它连想都没有想，也来不及观察，吭地啸叫一声，立马摇动翅膀腾飞起来，迅速朝窝巢飞来。

再说那只大嘴乌鸦，朝红弟俯冲下去却扑了个空，飞起来想再次朝目标攻击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雌天鹅梔子花已飞了过来。大嘴乌鸦虽然尖喙利爪，但比起成年大天鹅来，体形要小得多，搏斗起来绝对不是成年大天鹅的对手。大嘴乌鸦悻悻地聒噪两声，转身飞走了。

红弟获救了，它从陡坎上失足摔下来，摔在石头上，幸运的是没伤着筋骨，只是额头和背脊擦破了皮，流了点血，身上有几块鲜红的血斑。

因为它是最后一个出壳的，是一窝五个兄弟姐妹中的小弟弟，且一出壳就经历了一场血光之灾，身上的绒羽被血染红，于是就起名叫红弟。

第二次冒险

痛痛快快地打一架，改变受歧视的地位

初夏的芦苇荡，油亮翠绿的新芦苇从旧年橘黄的老芦苇间崭露出来，给桑扈卡湿地涂抹了一层浓重的绿色，不时有一两只雪白的大天鹅，云朵似的从湛蓝的天空徐徐飘落下来，景色优美得就像一幅色彩浓艳的油画。

优美的景色并没有给红弟带来好心情，恰恰相反，它的心情糟透了，真恨不得老天爷突然下一场冰雹，把那些个正在讥笑它的小伙伴们砸得喊爹哭娘才痛快。

红弟已经两个月大了，大天鹅生长速度很快，两月龄的幼鹅，翅膀已长出硬羽，肉色的嘴壳渐渐改变颜色，嘴基变成黄色，嘴端变成黑色，个头也已有成年大天鹅一半大，已由雏鹅长成半大的幼鹅。雏鹅阶段，成年天鹅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雏鹅身边，到了幼鹅阶段，成年天鹅的看护渐渐松懈，幼鹅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。幼鹅们常聚集在一起玩耍觅食，难免会发生争吵，难免会发生摩擦，难免会发生大欺小、强欺弱的事。

红弟是整个桑夏卡大天鹅群新生代幼鹅中最晚出壳的，它的身体看起来明显比其他幼鹅瘦小，弱小就意味着受欺负。当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觅食，发现一丛嫩生生的水草芽芽，大家拥过去争抢，形成一个争食圈，红弟体瘦力弱，常常被挤到争食圈外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幼鹅啄食鲜嫩的水草芽芽。雄性幼鹅喜欢玩打斗的游戏，你追逐我，我追逐你，你啄我一口，我打你一下。虽然是游戏，但游戏是生活的预演，雄性幼鹅之间的打斗，其实是在为将来各自的社会地位提前进行排序。

不幸的是，红弟扮演了一个可以被任意欺凌的可怜角色。

大家一起在凫水，追逐在水面飞翔的红蜻蜓、花蝴蝶，正玩得高兴，冷不防就会冲出一只雄性幼鹅，毫无缘由地扭住红弟撕打，或者用翅膀扇打它，或者用嘴壳啄它的背，迫使它逃窜，攻击者就会兴奋地呀呀欢叫。在众多欺负它的雄性幼鹅中，有一只名叫浊浊的家伙做得特别过分。浊浊是整个桑夏卡大天鹅群新生代幼鹅中最早出壳的，身材高大，体格强健，嘴基的黄色与嘴端的黑色混杂在一起，整个嘴壳颜色看上去有点混浊，所以叫浊浊。这家伙天生霸道，一见到红弟就会冲过来啄咬扇打，似乎把欺负红弟当作自己每天必修的课程了，一天不欺负红弟心里就不舒坦。更可恶的是，浊浊还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式欺负法，专门用来欺负红弟。浊浊会游到红弟身边，突然用扁扁的嘴壳咬住红弟后脑勺上的羽毛，然后用力将红弟的脑袋往水里按。红弟的力气小，拗不过浊浊，脑袋被迫沉到水里。大天鹅虽然属于游禽，天天生活在水面上，但并不善于潜水，脑袋闷到水里顶多坚持两分钟就要浮出水面呼吸，不然就会憋死。浊浊将红弟脑袋闷在水里后，整个身体压在红弟脖子上，红弟根本无法挣脱，每一次都要闷一分多钟，红弟憋得难受极了，拼命踢蹬双脚，拼命拍打双翅，弄得水花四溅，逗得四周看热闹的幼鹅们嘻嘻哈哈，浊浊这才松开嘴壳放红弟一马。

红弟当然恨浊浊，恨不得一口一口把浊浊身上的羽毛全拔光才解气。它无数次想象着自己如何英勇顽强地与浊浊搏斗，把浊浊打得落花流水，浊浊瘫倒在沙



滩上站不起来,它洋洋得意地骑在浊浊背上,将浊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啄咬下来……假如意念可以拔毛,浊浊早就变成一只赤膊天鹅了。遗憾的是,想象代替不了现实。

红弟也曾试图反抗,但它根本就不是浊浊的对手,一交手就被打得屁滚尿流,而且每一次的反抗都会遭来变本加厉的欺凌。有一次,浊浊又无缘无故欺负红弟,红弟愤怒地叫了两声,壮起胆子用嘴壳还击了两下,结果浊浊将红弟闷在水里长达两分钟,红弟被灌了好几口水,当浊浊松开后,红弟两眼翻白,半死不活地漂在水上,吐了好几口水,在太阳下晒了一个多小时,才算缓过劲来。

久而久之,红弟失去了反抗的勇气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耍,它都知趣地躲到一边,形单影只,自己跟自己玩。尤其见到浊浊,避之唯恐不及,若老远见到它,掉头便走,就像见着瘟神一样。然而越是这样,瘟神却越缠着它不放。

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,但倒霉的红弟却连躲也躲不起。

就在刚才,一大群幼鹅在芦苇丛玩耍觅食,红弟在离它们四五十米远的一块水域孤独地游玩。它很幸运,游到一丛水草边,翡翠般透明的水草叶子下突然蹦出一条约两寸长的小鲢鱼,它眼疾嘴快,将小鲢鱼咬住了,叼在嘴壳上的小鲢鱼摇头甩尾挣扎着,鱼鳞在阳光下金子似的闪闪发亮。就在这时,浊浊突然两只蹼掌桨似的拼命划水,快速游了过来,贪婪的眼睛瞄着它嘴壳上的小鲢鱼,欲行抢夺。红弟当然不乐意已经含在嘴里的食物被抢走,眼瞅着浊浊迎面冲了过来,便立刻单掌划水,身体九十度旋转,在转身的同时,将小鲢鱼吞进嘴去。毕竟是只有两个月大的幼鹅,喉咙还比较细,吞咽两寸来长的小鲢鱼并不那么容易,吞进嘴后,脑袋一弓一弓,细长的脖颈鼓起一坨,慢慢将小鲢鱼咽下去。

通常争抢食物,当食物还叼在嘴壳间时,别的幼鹅会觊觎美食而来抢夺,可一旦将食物咽下嘴,抢夺行为就会终止。东西都已经咽进去了,你还抢什么抢呀!

然而,当红弟将小鲢鱼吞进嘴后,浊浊却仍不罢休,凭藉身高体壮的优势,咬住红弟后脑勺上的羽毛,将红弟脑袋深深闷进水里,整个身体还野蛮地压在红弟背上,两只强有力的蹼掌猛踢红弟的颈窝。红弟闷在水里无法呼吸,更无法将卡在喉咙口的小鲢鱼吞咽下去。浊浊的用意很明显,就是要迫使红弟将已咽到喉咙里的小鲢鱼吐出来。红弟当然不愿意,闭紧嘴壳,拼命挣扎,但浊浊的力气比它大,它脑袋闷在水里无法挣脱,时间一长,红弟憋得快要窒息了,没法不张开嘴。一串串气泡从红弟嘴壳吹了出来。它也不晓得自己被灌了多少口水,肚子似乎快要被灌得爆炸了,那条小鲢鱼还卡在喉咙里没能咽下肚。突然,浊浊松开了嘴,出

于本能的反应,红弟脑袋立刻弹出水面,嗦囊痉挛,不断往外吐水,浊浊则张大嘴壳啄咬红弟下颌处的脖颈。大天鹅脖子很长,粗细并不一致,在下颌处的那截脖颈最细,如果将大天鹅那条长脖子比喻成酒瓶的话,下颌处那截脖颈就像是瓶颈,那条小鲢鱼就卡在那个部位。随着不断往外吐水,又被浊浊使劲啄咬,噗的一声,那条小鲢鱼被吐了出来。小鲢鱼还没有死,翻着白肚皮在水面扭动。浊浊一口就将小鲢鱼咬住,就像炫耀战利品一样,高高竖起脖子昂起脑袋,小鲢鱼在浊浊的嘴壳间摇头甩尾,鱼鳞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将别的幼鹅已经吞进嘴去的食物抢夺过来,这算得上是一个发明创造了。

幼鹅们围着浊浊呀呀嘎嘎叫,像是在赞美一位凯旋的英雄。

在幼鹅们钦佩的目光中,浊浊得意地将那条小鲢鱼吞进肚去。

红弟缩在一旁,还在不停地往外吐水。这时候,又有一只名叫嘹嘹的雄性幼鹅游了过来,嘹嘹天生嗓子有点嘶哑,叫起来嘹嘹嘹,故而起名叫嘹嘹。嘹嘹也是个淘气包,大概是觉得红弟是人人都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可怜虫,不欺负白不欺负,也可能是想通过欺负红弟来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,竟然也学着浊浊的样,啄咬红弟的后脑勺,把它的脑袋闷进水里,弄得它快要窒息,这才兴高采烈地放掉它。

虽然是孩子气的恶作剧,但红弟仍感觉到死去活来的痛苦。

红弟躲进芦苇丛背后那块荒凉的水域,这才算摆脱了可恶的纠缠。

透过芦苇叶子的缝隙,红弟看到幼鹅们正在嬉闹玩耍,大天鹅是一种





群居性禽类,喜欢合群而不喜欢独处,它独自躲藏在芦苇丛背后,感到十分孤独,很想和小伙伴们平等地玩耍,可它不敢过去,它害怕再次受到作弄和欺凌。

有两只雌性幼鹅正在玩追逐的游戏,一只名叫小豆子,一只名叫汤汤,它们你追我撵,渐渐游到芦苇丛背后来了。红弟正寂寞难耐,它太想有个玩伴了,便啄了一株水草,从芦苇丛里游出来,摇扇翅膀,做出欢迎的姿势:哦,我们一起玩追逐的游戏吧,谁能追上我,这株嫩生生的水草就归谁所有了!

红弟的突然出现,让小豆子和汤汤吃了一惊,但当它们看清是红弟时,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,扭头游走了。

红弟伤心至极,它明白小豆子和汤汤为何对它不屑一顾,它在同龄小伙伴中是最弱小的一个,不仅体格弱小,还是精神上的侏儒,谁都可以欺负它,谁都可以拿它当出气筒,是个标准的窝囊废,谁会乐意和一个窝囊废在一起玩呀。

突然间,红弟就萌生了要和浊浊打一架的念头。它不愿做出气筒,不愿做窝囊废,不愿做被其他雄性幼鹅踩到脚底下的可怜虫。它更不愿意孤零零的一个人躲在芦苇丛背后玩,它想回到小伙伴里去,平等地快乐地和大家一起玩。它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鼓起勇气去和浊浊打一架,把浊浊打败,让浊浊今后再也不敢随便欺负它。一想到要去和浊浊打架,红弟兴奋得两眼放光,又害怕得浑身发抖。浊浊是新生代幼鹅中个头最大身体最棒的,而它红弟是新生代幼鹅中个头最小身体最弱的,要和浊浊打架,真有点鸡蛋碰石头的感觉。但它别无选择,要改变自己窝囊废的形象,只有这么做。

红弟虽然身体瘦弱,头脑却灵活,它找到一个烂泥塘,寻觅到好几条小泥鳅,将自己喂了个饱,然后浮在水面上打了个盹,养精蓄锐,为获胜增添一点筹码。

夕阳西下,红弟从芦苇丛背后游了出来,游向正聚集在一起玩耍的幼鹅群。玩了一整天,幼鹅们已意兴阑珊,有点玩不动了,已准备各自散开回到父母身边去。两月龄的幼鹅,晚上还与父母亲在一个窝里睡觉。红弟朝浊浊游去。浊浊和许多幼鹅一样,也已累得无精打采,见到红弟,伸长脖子蛮横地呀嘎叫了两声,意思是说:臭小子,离我远点,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!红弟昂首挺胸,一扫过去委琐的神情,仍朝浊浊游去。对浊浊这样妄自尊大的家伙来说,谁在它面前昂首挺胸,就是对它的冒犯和挑衅。浊浊强打精神,呀呀嘎嘎叫着,气势汹汹地朝红弟扑了过来。

按以往的经验,只要浊浊啸叫着冲过来,红弟必然会吓得屁滚尿流,掉头逃跑,只恨爹妈少给了两条腿。但这一次,情况却发生了改变。当浊浊游到红弟身

旁,还没来得及动手,红弟突然迎面撞了过来,嘴喙闪电般啄向浊浊的脸。浊浊毫无防备,被啄中眼皮,疼得哇哇叫。还没等浊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,红弟奋力踩到浊浊背上,咬住浊浊后脑勺,使劲将浊浊的脑袋闷到水里去。坏蛋,也让你尝尝窒息的痛苦!浊浊毕竟力气要大得多,犟着脖子,红弟用足力气也未能将浊浊脑袋闷进水去。红弟索性往前一跃,将整个身体压在浊浊脖颈上,浊浊的脖颈到底被压弯了,脑袋闷进水里,咕嘟咕嘟,浊浊被灌了好几口水,水底冒起一串珍珠似的气泡……

浊浊从慌乱中回过神来,开始还击,嘴壳重重啄咬红弟的脸,蹠掌拼命踩水,身体朝红弟一波接一波冲撞,两只翅膀猛烈扇打。红弟力气小,顶不住浊浊的冲撞,身不由己往后退。但它没有掉头逃跑,顽强地坚持着,也用嘴壳啄咬对方,也用翅膀扇打对方。

所有的新生代幼鹅都瞪起惊讶的眼睛观看这场打斗。

红弟一只眼皮被啄破,鲜血流进眼睛,整个世界都变成红彤彤的,它的嘴壳与浊浊的嘴壳不断撞击,有种断裂般的疼痛,脖子又酸又胀,快要被折断了。最难受的是两只翅膀,两月龄的幼鹅翅膀上的骨头没有长硬,翅膀上的羽毛也没长硬,它的翅膀与浊浊的翅膀互相击打,每击打一次都钻心地痛,这对红弟来说是很大的冒险,对鸟类来说,翅膀是最重要的飞行器,倘若翅膀骨折,这辈子就与天空无缘了,可它咬紧牙关继续扇打,翅膀虽然金贵,自尊更加重要,这一次,它绝对不再退缩!

红弟翅膀上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几根翎羽都被折断了,身上也被啄掉了许多羽毛,水面铺着一层白色鹅毛,就像撒落了一层白玫瑰的花瓣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太阳已快下山了,水面金波粼粼,红弟和浊浊还在继续打斗。红弟的力气已经耗尽,嘴壳啄咬已失去力量,翅膀的扇打也绵软无力,只是出于一种要拼到底的决心,才机械地向浊浊啄咬扇打。浊浊也好不到哪里去,嘴壳啄击到红弟脸上,轻飘飘的,根本就感觉不到疼,翅膀扇打在红弟身上,软绵绵的,根本就没什么力量。

双方都气喘吁吁,但仍僵持着,纠缠着,谁也不肯先退缩。

大半只太阳落到山峰背后去了,水面涂抹上最后一道紫金色晚霞,许多成年大天鹅都在沙洲或小岛上引颈鸣叫,呼唤自家的幼鹅归巢睡觉。

这时候,突然飞来一只红蜻蜓,在红弟与浊浊两只互相啄咬的嘴壳之间盘桓了两圈,浊浊停止了啄咬,视线随着红蜻蜓转动,嘎地叫了一声,好像兴趣转移到



红蜻蜓身上去了,划动蹼掌向红蜻蜓追去,蜻蜓点水,飞飞停停,浊浊饶有兴趣地去追逐那只红蜻蜓了。

在桑扈卡湿地,红蜻蜓是一种很常见的昆虫,想看的话随时都能看到。显然,浊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追红蜻蜓是假,结束打架是真,无非是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,不想继续与红弟打斗下去了。

也算是保全了一点面子吧。

说实话,红弟早已筋疲力尽也不想再继续打下去了。既然浊浊游走了,它当然也愿意就此罢手。它眼皮被啄伤,浊浊的眼皮也被啄伤,它眼皮上的伤比浊浊眼皮上的伤严重得多;它的伤口流了不少血,浊浊的伤口没有流血;它身上打掉了许多羽毛,浊浊身上也被打掉了一些羽毛,但它掉的羽毛比浊浊掉的羽毛要多得多。但有一点值得安慰,它自始至终没有退缩,最后是浊浊主动结束打架的。

可以肯定的是,自己没有输,红弟想。

红弟正准备掉头游往沙洲,突然,围观的幼鹅中一阵骚动,那只名叫嘹嘹的雄性幼鹅,撞开其他幼鹅,嘹嘹发出怪异的叫声,快速向红弟游来。太阳落山了,最后一抹紫金色的晚霞也从水面消退了,暮色苍茫,红弟看不清嘹嘹的表情,但让它记忆犹新的是,嘹嘹曾经学着浊浊的样将它的脑袋闷在水里让它差一点窒息。来者不善,肯定是看它与浊浊打架已打得筋疲力尽,便想趁机捡个便宜,又要来欺负它了。红弟想打起精神来应战,可它的身体软得像柳絮搓成的,已没有一丝力气,更糟糕的是,两只翅膀垂在水面,连抬都抬不起来。嘹嘹已游到它身边,脖子朝它伸了过来,似乎是想故伎重演咬住它的后脑勺将它脑袋闷到水里去。突然间,红弟精神崩溃了。它受了伤,绝对不是嘹嘹的对手,嘹嘹怎么凌辱它,它都没有还手之力。它想逃跑,可让它绝望的是,它连逃跑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也许,它生来就是被别人踩到脚底下的可怜虫,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弱者的命运。红弟害怕得浑身发抖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嘹嘹的脖子贴到红弟后脑勺了,让红弟惊讶的是,嘹嘹并没朝它啄咬,而是用下巴小心翼翼地帮它捋顺后颈部凌乱不堪的羽毛。

又有好几只幼鹅游了过来,吭吭嘎嘎,表示惊叹和钦佩。

红弟的嘴壳和翅膀疼了好几天,尤其是翅膀,无力地垂落下来,半个月后才能自如地收到背脊上去。被啄掉和被折断羽毛的地方,一个多月后才长出新羽。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但红弟一点也不后悔,它发现,自从与浊浊打了这一架,再没有谁敢随意欺负它了。有一次,它在一片芦苇叶上找到一只蜗牛,浊浊就在